



本期版头题字：杨建安

## 七律

## 冬奥会闭幕式有感

□ 于金奎

无数金牌耀九天，  
欢欣场馆聚英贤。  
冰峰娇子腾空舞，  
雪域雄鹰任意旋。  
折柳春风辞贵客，  
骄容岁月写诗篇。  
烟花烂漫成追忆，  
冬奥京华胜以前。

醉公子  
春浅

□ 赵维远

浅梦春情始，草痕初淡递。  
芳树欲柔枝，月溶波绿池。  
淑怀随暖济，离愁牵雨细。  
拂柳意长时，回心一寸思。

五绝  
镜

□ 吴如来

识友千千万，平常一颗心。  
红颜亲切美，恰似佛光临。

七绝  
对镜

阅尽人间真善美，  
堪悲若喜不声言。  
随其假扮和装巧，  
过眼轻轻化袅烟。

一剪梅  
对镜

日日宽衣对镜身。  
仔细观察，抹皱平纹。  
天生慵懒色平常，  
梦贵容颜，打扮娇嗔。  
酒绿灯花怕失魂。  
自省何谈，醉了晨昏。  
也知虚假害良民。  
多少风流，尚可为人。

莲城诗话



栏目主持：庄生

## 春天里

□ 张轶敏

在县城西北角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，小区的名字叫春天里。老杨是该小区的门卫，小闫通过买房结识老杨。

在四季分明的花都——梅陵，春天是一种氛围。一场春雨过后，该小区四周的野花在春光里摇曳。

60岁的老杨习惯沏一壶岩茶，把自己的破棋盘摆出来，坐在门卫室外品茶寻香。他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看起来年轻，最多50多岁。小闫问老杨：“你咋保养的？”老杨说：“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心情好，心态平和。”

小闫的棋路比较野，总是咄咄逼人，老杨则不慌不忙，缓缓一招却能化危为安。小闫总是眼看要胜利了，却落了个竹篮子打水——一场空。

老杨说：“闫啊，你有点急。”小闫笑笑说：“我都40了，现在还是文化局的一名职工，能不急吗？”

老杨说：“你咋不学你哥，到北京闯闯。”小闫说：“我可不想学他，都读到博士了，至今还是单身。”

老杨哈哈笑了起来，他说：“这就对了！吃，炮打马。”小闫心想这下完了，他递给老杨一支香烟，自己也点上一支，香烟的味道沉稳而舒缓。

老杨说：“你别小看这棋局，你的格

局、心胸、性格都在这一招一式里。”小闫问老杨：“你说我选择在这个小县城生活，是对啊，还是对啊？”

老杨说：“这只能用一个标准衡量，那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幸福？”小闫说：“幸福这东西有点虚，我有时感觉很幸福，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”

老杨说：“有时候，幸福不是有而是无，比如无病，无灾，无怨。”小闫扶了扶镜框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大专毕业后就忙着工作、相亲、结婚、生子，哪有时间去想幸福是什么？”

老杨说：“这是大多数小城人的生命轨迹。我干了一辈子工人，退休后能做个保安，我心里满足了，不像你，读过书，有学问，想得多。”

小闫问老杨：“你说啥叫幸福？”老杨说：“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平淡，想吃卤肉了就买点儿，想喝酒了就喝两杯，想睡觉了就眯一会儿，心里特别踏实。看到小孙子活蹦乱跳地打篮球，我心里特别甜蜜。”

小闫对老杨竖起大拇指：“你别说，以前真小瞧你了。”老杨说：“你就笑我吧！你就有没有感觉到幸福的时候？”

小闫略做沉思，时光的碎片在其脑海里不断闪现。

小闫喜欢骑着自行车，穿行在梅陵县城的大街小巷，看街边卖红薯的大

爷，卖水果的少妇，搞宣传的商家；听理发店播放的流行音乐，新华书店的喇叭介绍新书；闻街边吊炉烧饼的食香，卖花姑娘三轮车上的芬芳……

小闫喜欢每一次聚餐，在乡间的田野里，鹅毛大雪漫天飞舞，几个朋友围着地锅炖大鹅和野兔，喝着清冽醇厚的水酒，谈论着县城里发生的奇事新闻，慢慢地，岁月在口腔里融化。

小闫喜欢在行云堂的南窗下，伴着月光读书。蒋勋的《细说红楼梦》，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》，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李佩甫的《羊的门》等等。那种独处的幸福感，让生命充盈而有光泽。

小闫喜欢在阁楼上养殖花草。隆冬时节，半屋子的绿植和花草依然生机勃勃，伴随着墨香，小闫的心里春意盎然。尤其是妻子穿一身红袄，在旁边帮他研磨时，让他觉得生活如此美妙。

小城没有陌生人，无论在县城的那个角落，都有熟人热情地打招呼。“走，走，走，到家里喝两盅。”这就是生活，懂得把小日子过好是一种境界。

当然，小闫明白大都市有大都市的生存法则，小县城有小县城的特色，但幸福的标准相同，那就是踏实、知足、向善、乐观的生活。如能如此，无论哪个季节，你都仿佛置身于春天里。



《归途》记者 吕超峰 摄

## 池塘旧忆

□ 赵银霞

以前，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大池塘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池塘主要扮演了两个角色，一个是大人的沤麻池，一个是娃们的游泳池。

沤麻这项农事古已有之。《诗经》有语：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彼美淑姬，可与晤歌。”沤麻时节，小伙子借此机会与钟爱的姑娘在一起劳作对唱，似乎是一副轻松欢乐的场景，实则沤麻是一项工序复杂、过程艰苦的劳动。“金鞍玉勒绮罗茵，梦寐何缘到老身，辛苦沤麻补衾铁，谁知布缕又频征”说的就是沤麻的辛苦。

沤麻前要把麻秆去掉叶子，再扎成捆，绑上沙袋沉入水塘。经过20多天的发酵，沤好的麻糊着黑乎乎的污泥又沉又臭。起麻的时候，半个村子弥漫着臭烘烘的味道。然后就是漂洗了，在水里一遍一遍搓洗，直到污泥被除去，露出洁白锃亮的麻秆。

出淤泥而不染的不只有荷花，还有细麻。漂洗干净后的麻秆晾干后就能剥麻了，剥下来的叫麻批，最好的麻批是一根麻秆剥到尾，中间不断裂，这样将来纺出来的线才精细好看。

剥麻主要是女孩子的活儿，一丝丝细白的麻批在一根根细白手指的梳理下，变得凝脂般柔软光滑。“彼美淑姬，可与晤歌”更适合这时候的场景，很难想象钟情的男女在沤麻、漂麻时臭气熏天的空气里嬉笑唱和。其实，剥麻的场景是我想象的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，很多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，连麻具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，只有起麻时节黑乎乎的污泥和臭烘烘的味道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池塘最高光的时候是夏天。夏天来了，属于男孩儿的欢乐也来了。以前，农村的男孩儿天生胆肥，上房揭瓦、下水摸鱼没有不敢干的，游泳对他们而言就是小菜一碟，不需要大人教，自己扑腾几次就会了。通常是在午饭后，男

孩子们就躲着大人一个一个溜出了家门，三五成群地奔向池塘。

大点儿的孩子还知道穿个短裤，小点儿的孩子直接光溜着屁股，像一条条小泥鳅似的在池塘里游来游去。村里的池塘小，只能满足十岁上下的孩子戏耍，再大点儿的孩子都去村外的大池塘里玩水。我的弟弟虽然还小，但也喜欢跟着去大池塘玩。

家里就一个男孩儿，爷爷、奶奶宝贵得不行，一会儿看不见我的弟弟就跟我的父母叨叨：赶紧去找找！父母耐不住爷爷、奶奶的念叨，一路喊着往池塘那边寻找，喊了一个又一个夏天。时至今日，回想起童年的夏日，耳边除了蝉鸣，还有父母一声声唤儿的长音。

现在村里的池塘早被填平了，连同那些欢乐的旧时光一同填在了坑底。也许是因为记忆太深刻了，我常常梦见村里的那个池塘和有关的人和事，以至于有些事情我都分辨不清究竟是梦还是真的发生过。